

上午刚上班，许久不见踪影的一位MM突然从QQ里蹦出来，问我《飞》编辑部有多少人。一时没反应过来，我顺口回了。然后她说……要给编辑部寄喜糖。快递。我给了天平的手机号……再然后，天平很兴奋地开始叫嚷，冲这个喜事，也要把所有的糖都吃光光（注意，她说的可是她一个人……全然不顾她正在节减中的淑女形象）。唉，后悔，为什么我当时没说编辑部里有十八名员工呢？至少也应该说上十二个，翻他一倍才有点空额配给啊！

联想起上个月的XX，不久前的00，心里不禁为依旧鳏寡孤独奋战在游戏腐败中的男作者们叹息一声，呀，你们要抓紧啦，奇幻圈里的美女，可是越来越少喽！

呵，在这里，我们编辑部全体人员，也要恭贺一声，祝大喜中的朋友们琴瑟相和，一帆风顺。

正是：

云汉桥成郎牵女渡；

春台箫引凤求凰飞。

闲话表完，续谈正事。上期幻视界里爆了点刘维佳的小料，结果事主没说什么，那一弩却飞将过来：我什么时候顶过他的肺了？是是，你没顶肺，你只是顶“牛”。

呵呵，好在这书终于还是如期出版了，算是阿弥陀佛，没放空炮。这期，大家读读我们《朔风飞扬》的推荐文章，都去买一套吧。

最后，祝所有的读者们新春快乐，万事如意！



朔风来时评朔风

◎文/秋原 ◎图/左右

三年前，我在网上偶然看到了一篇“武统”题材的小说《惊涛拍岸》，同时也很幸运地结识了勤奋虚心的作者——阿弩。从北京闹非典的那个春天算起，我对中国网络文学作品的关注已经有三年半了，从一开始产生兴趣到直接参与，再到看着阿弩的《惊》《朔》两部作品的先后完成，以至于今天终于能看到修成正果，也是一件让人值得高兴的事。

比起阿弩前作《惊涛拍岸》交代情节采用循序渐进的“慢热”来说，作者在《朔》中从一开始就先安排了一场激烈的战斗，又靠自己漂亮的文笔把这一仗写得淋漓尽致！无论对作者本人还是对于读者，都可以说是开张就抢了个头彩。如此精彩的开头，怎么不让人产生继续读下去的欲望？这种一开始情节就“紧”的文章并不十分好写，交代不清写得散漫，反而让人感觉杂乱。从这里也可以看出，相比创作《惊》的时候，作者的自信明显增强，创作功力也更老道了。《朔风飞扬》让读者看到的是一个理智和成熟的作

者。阿弩能本着严谨正确的态度，保证了小说所处的环境背景与真实历史最大可能的接近，使本来纯属虚构的故事无论是构建还是铺垫都合情合理，让人不容置疑。这种在事实基础上展开想象力的创作避免了“关公战秦琼”似的不着边际，而作者愈加熟练的笔力交代出来引人入胜的情节又让人看后能信服，做到两全其美，难能可贵！虽然文中也出现多次“号炮响起”的叙述，但作为小说，特别是看到作者在第五章有关知识的“提前使用之”这五个字，本着作者与读者互相理解的态度，我也只说五个字：可以理解之！

要提示的两个地方，一个就是当我看到第五章，大山子已经失守，主城眼看就守不住时，出现了一个角色：敦那敦。这明显是个负责占卜的，就类似蒙古等通古斯族系的原始宗教萨满教里的巫师。那么第一次听说这个词的读者就会产生疑问，所以建议把关于敦那敦和藏族原始宗教的简短解释，也补充到“有关知识”里。当读者看过第一章时，按常规惯例往往认为吐蕃人是鹰，李负责护卫的唐军辎重人马

是兔，这是一场凶多吉少的埋伏战。但随着情节的延续，特别是当看过第三章后，才发现作者的用心居然是兔子蹬鹰！

这种看似平常，结果却锋回路转的情节铺垫对读者更是有吸引力。加上对两次战斗精彩的描写。这一仗，不仅让李天郎在吐蕃人当中“立威”，同样也在读者心中有了一个与之相配的形象了。

对读者来讲，在阅读《朔风飞扬》的过程中，随着思绪逐渐引入，而越来越明显地闻到了浓重的血气：作者写得不仅紧张，而且还堪称是血腥！文中毫不掩饰或者说毫不保留地去描述战场上残酷的厮杀和战后的惨烈景象，并以其营造气氛。粘稠殷红的液体，似乎都快要从白纸黑字间渗出来了。在阿弩的笔下，恩兰家族随着野狼滩的战况大逆转而绝了户，连云堡的吐蕃人也几乎一个都没有留，而为他们交代的“绝唱”，居然是一场猫戏老鼠似的、战胜者对战败者从灵魂到躯体的肆意折磨！以至于我隐隐感觉那急切盼望观赏虐杀俘虏的人哪里是变态的

阉宦边令诚，分明就是作者阿弩！这就会给读者造成一个印象，并左右他们在对后文阅读中的立场和审视的角度：无论是唐还是吐蕃的任何人，无不是以杀人为生，以被人杀作为他们一生杀人的结局。这个结局与其说是理所当然，还不如说是报应。如果在后面的情节中出现了情势大逆转，今天的胜负双方颠倒了位置，那么即使看到曾经的得意者翻身落马，读者也不会惊奇了。似乎作者希望靠这种“嗜战”似的方式，即让自己写作的同时获取想象的快感，也让读者在心理上产生某种很原始的共鸣。以前曾就《朔》文中某处和阿弩戏言，兵不在多而在于精，行文也是如此。就《朔》来说，读到十八章前后几章的内容是李一行回到长安，没有开打的机会以外，基本每章都有仗打，可见作者之“好战”。

第二就是一个“紧”字，李天郎的足迹，马不停蹄地出现在野狼滩、大山子、连云堡、坦驹岭、阿弩越、孽多……几乎从未停顿。甚至到了晚上也要安排几个刺客捣捣乱。如果让我简段节说《朔》的故事内容，我想那就是李天郎血雨腥风般的发家史和成名录。当文中交代李终于可以静下来处理文书时，多少也让人有如释重负的感觉。随着情节越来越紧张的头脑，终于可以缓下来了。所以说小说第九章中，这段李一边处理文书一边回忆过去战斗、生活和家人的描述，对故事情节的安排把握来说，不仅是好，而且是算得上及时了。

第三点还是说说细节。文中多次当时写到佛教对西域的影响。如写到小勃律人察卓那斯摩在翻越坦驹岭时念颂佛经、小勃律王苏失利之最后的藏身之地石窟等等。这些细节可以告诉读者一个情况：唐朝时期在西域，佛教一度十分盛行。这是符合当时的历史的，而伊斯兰教在西域取代佛教而占据统治地位，恰恰是和唐朝在恒罗斯一战失利，中国影响力逐渐衰微直到退出西域联系在一起的。这种剧情架空后充分展开想象力，又能在细微之处体现真实的历史大背景，并把情节和史实揉得愈加自然的描写手法，值得一提！

阿弩选择大唐开元天宝时期作为小说的历史背景，也看出其对大唐盛世充满了向往。经历了三国鼎立与五胡纷争、游牧民族和汉民族三百年的冲击、交流与融合之后，一个崭新的又

是混血的中华民族肆无忌惮向世人炫耀那旺盛绚丽的生命力。《朔》中描述的气冠宏宇的盛景长安、漫漫丝路的大漠黄沙与悠悠驼铃，无不显露出大唐帝国的辉煌强盛和璀璨文化，也让人对中国历史上这段绝无仅

有的黄金时代魂牵梦萦，忍不住去追思和联想那远去的长虹。似曾信步于玄武门下，观景于大明宫前，与太白先生邀杯明月下，同贵妃起舞于醉酒中。大唐治时，正是一个民风开放、多民族共同相处生活的时代。

这一点在《朔》书中也有体现，汉、契丹、高丽、党项、突厥、回鹘、吐蕃……纵横唐帝国四方，这些构成今天中华民族的诸多先民纷纷出场，让人一睹风采。而小说主人公李天郎统领的，更是一支胡汉相杂的安西劲旅。阿弩在《朔》创作过程中，浓厚的“梦回唐朝”情节贯穿始终，“热血洗沙场，江河回故乡”。

总体来看，《朔》写得是很精彩的，贵在对情节的铺垫和交代非常细致，尽可能面面俱到。这说明作者在写作的大部分过程里能沉得住气，心不浮，的确难得，值得其他专注网络文学的作者学习借鉴。要说我有什么遗憾，就是阿弩费了两年多时间完成的《朔》，基本每战或每一幕都尽量详细的描述，对战争场景、皇家宴会等等“大阵势”和对人物心理交锋等都有精心的刻画。除了几处由于不得不篡改的历史情节而委婉地要求读者“可以理解之”外，也能够看出他在努力使读者相信这篇小说的真实性——尽管这绝对不是真正的历史，尽管李这个人物是杜撰出来的，但是放在一个真实的历史舞台之下，读者也不得不认为这些人物和情节也都是真实的了。

至于作者的文笔留给人的印象，就是作者力图用白纸黑字的二维感观世界，靠读者的领会，在他们头脑里反映出一幅典型好莱坞似的立体宽荧幕大片——视觉与听觉震撼不少，但事后值得反思的东西不多。



在网络虚拟世中诸多类似的作品和众多写手当中，能够做到详实、公允和客观的却寥寥无几。至于文笔的功力，更是难觅佳作。《朔》的热烈反响证实这部作品的成功，也肯定了阿弩几年来的作为和创作能力。至于网上网下众多的热心人的建议和帮助，对阿弩本人也是难得的鼓励和支持。

狼烟滚滚迷天地。大雪纷飞满弓刀，羌笛不奏杨柳怨，战鼓犹催人马号，月下兵戈如流水，夕阳残红染战袍。凭谁说，将军对镜愁白发，几多回，梦里犹闻天陲萧！或许，阿弩在孕育《朔风飞扬》的时候，就有了一种“回到唐朝”的浓厚情节。热血洗沙场，江河回故乡，也是这份感情使他细腻的文笔塑造了一支曾经无敌西域、横扫千军于戈壁荒漠的大唐安西劲旅，让读者伴着主人公李天郎的征战脚步去体会千余年前大唐帝国曾经的辉煌，仿佛金戈铁马就如同昨日一样为我所熟悉。依稀间似乎让人回到了那远去的岁月，朔风飞扬黄沙蔽日，猎猎旌旗迎风招展之下，如林的槊枪寒光涌动，连营的号角声中，披甲执锐的武士横刀越马……

临近年关，亚洲腹地和西伯利亚的凛凛朔风又蠢蠢欲动、酝酿着南下的这个时节，听阿弩报信，称“又”快要出版了，打前年的这个时节到现在，也不知道收到多少次类似的喜讯了。在这其中，我更希望《朔》和类似的作品能以新颖的文风和想象力能在泛泛的文化领域里产生一些波动和影响。

责任编辑：阿飞
(afei@sfw-cd.com)